

後集
五女七貞



康德五年五月三日印刷
康德五年六月廿六日發行

集後

五女七貞每冊

定價二角五

著 作 人

王 赫 然

奉天中街本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 行 人

王 麟 閣

奉天中街本行胡同門牌五號

印 刷 人

白 玉 臣

奉天大西門裡門牌二十八號

印 刷 所

東都印刷局

奉天大西門裡門牌二十八號

發 行 所

洪 順 德

奉天中街本行胡同門牌五號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後集五女七貞 (卷七)

第八十七回

談諧鬼巧救夏天雄

黃天霸頭打龍泉溝

詞曰

銅牛足下蕩悠悠

幾望西湖幾度秋

陰溝綠草無人採

金鞭任打不回頭

風吹徧體無毛動

雨打周身似汗流

若問牧童何方去

天地無欄夜無收

集 後 咱們原來跟黃天霸有仇 他不過是個引線 你們三人沒有多大關係 我本打算叫你們三位 同着我到外面迎接 既然你們有此仇恨 那就不必了 我一人前去迎接就是了 這才叫 兵傳話 擺隊迎接張大爺 徐氏弟兄忿恨難當 徐萬豹從中一使眼色 徐萬年徐萬常心裡 頭全都明白 知道三哥要給大哥報仇 這二人絆住銀頭鳳李陵達在大廳裡面談話 徐萬豹 暗含着溜出了大廳 揣着鋼刀 藏在影壁牆的後面 他不過將然到了這裏 正趕上張星 垣拐灣過影壁 他這才出其不意 舉刀攔頭蓋頂往下就劈 張星垣到了賊巢 格外留神仔 細 正然往前走 就聽頭上有金刀劈風的聲音 趕緊哈腰縮頭抬腿就踢 噹一聲 把小 子這口刀踢飛了 張大爺身體甚是敏捷 下腰撿起他那口刀來 饒幸一聲才把徐萬豹殺死 張鐸一看 遂問張星垣 你來到我的山寨 爲何行凶殺人 張星垣等時大怒 這才用手 點指 叫道張鐸你不是人 真正是人面獸心 衣冠的禽獸 我到你這山上來 原來是爲好 而來 你爲何遣派刺客 在此暗害於我 被我留神將刀踢飛 殺死了他 你反倒說我殺人 看起你這種行爲來 夏莊主一定被你所害 張鐸這才說道 張賢弟咱們是金蘭的好朋友 我不便瞞你 夏大爺實在被我困在山上 勞你的貴口帶個信 我跟黃天霸實在是仇深似 海 我在龍泉溝等他一個月 他要敢來 我把珍珠寶燈雙手奉獻 如果不敢來 我神鐸必

(1)

定親自下山 找到施不全的公館 將天霸等刀刀斬盡 劍劍誅絕 因你家中有一年邁的老母

我不肯傷你 趕緊回家侍奉 你就快走把 張星垣聽罷這片話 把脚一躲 說道我這才

知道你是個活畜類 可惜這個墨麒麟的外號給你 就憑你這種人也配麒麟 一稱 交友之中

你就算是白豎狼 張鐸說道 你也不用說這些個無用之話 我到了還是狼呢 你不過是黃

天霸手下的狗一條 張大爺本來就是個口鈍之人 今天又搭着急 被張鐸罵的無話可答

只得一蹶脚 回頭就走 好在墨麒麟張鐸 決不追趕 高聲說道 張星垣你千萬給黃天

霸帶信 我在這裡等他 後頭還說了幾句話 張星垣也沒聽清楚 心裏頭有氣 脚下走得

非常的快 出離了龍泉溝山口 來到了樹林裡面站住脚步 心裏頭這個為難 就別提了

心說怎麼這樣為難事 全都叫我遇見呢 上一次為我妹惹出一場事來 人家施大人待我

天高地厚 成全了我胞妹 這一次為人家的事 我要是同去一送信 這場事又算我給勾起

來了 再說我連山都沒進 前者我跟大人說夏天雄跟張鐸那麼交好 如今事到這個場面怎

叫我反的過嘴來 張星垣越想越難過 自己心中一想人生世界之上 不過就是死一回 這

個死早晚也脫不了 此事既然被我趕上 張星垣惟有捨命 單身夜探龍泉溝 能該看我們

七家裏有德 到了夜晚之間救出了我夏大哥 再盜出了珍珠寶燈 這就是我張星垣露臉的機

會 倘若事不趁心 也就是一死方休 自己找了一棵大樹底下 非常乾淨 取出手巾來鋪

集在地上 席地而坐 脊背往樹上一倚 閉目養神 略坐了一會兒 天可就黑了 睜眼一看

滿天星斗 自己挺身站起來 大衣服脫下 將要折疊起來 又一想寶燈露出來 這衣服也

就不用要了 真要是盜不出寶燈來 連命我都不要了 還要衣服做什麼呢 想能把長大衣

捲起來抖手往上邊一扔 你說也怪 按說這個衣服不至於掛在樹枝上 又有一樣兒

扔上去就沒見下來 張星垣他是一狠心 全都不管了 自己走出了樹林 好在這是五月十幾的光景有微微的月色 自己就够奔龍泉溝左面走來 龍泉溝的東面原來是隨着山形修出來的牆 用尺量可都是一邊高 遠遠看可是高高低低一點也不齊 下面用虎皮石砌的 上面都是磨磚對縫 用花瓦砌出來冰盤沿兒 再往上用灰一磨 成了泥鰍背 來在牆根之下

後

集

張大爺才把身上的絨繩 從新緊了緊 又摸了摸背後帶的這口刀 全都收拾完了 這才往上一縱身 用胳膊肘攔住牆頭的泥鰍背 然後一動身就到了裡面 那手工夫 就叫鳳凰

五

旋窩 院子當中是一棵大燈杆子 牆底下是山石 張星垣知道沒有翻板 皆因石頭挑溝不容易 再說自己又到這裏來過 心裏頭非常放心 因此飄身跳到裏面 腳落實地 一哈腰

女

就要往裡走 忽然間噹啷一棒鑼響 張星垣回頭一看 原來牆上有洞兒 鑼聲由洞裏發

七

出 張星垣明白知道是更夫在此 自己轉身够奔門洞兒 那個意思是要前去殺死更夫 就

貞

看由門洞兒裡竄出一個人來 手擎三停偃月大砍刀 張星垣一看知道 這乃是本山的二寨

七

主李忠廷 今天正趕上是二寨主的夜班 他看見由牆上跳下一個人來 他叫嘍兵鳴鑼 自

集

已捧刀竄出來 一看才知道是張星垣 遂說道張大爺這就是你的不對了 你我既然是朋友

(3)

相交 爲何你夜入我們的山寨 張大爺這個時候那叫怒氣填胸 遂說道 呸誰跟你是朋友 我不過前次救我的好兄長夏天雄 你我乃是仇敵一般 二寨主一聽 說張星垣你既然說

出這樣話來 我可要得罪了 說着話 藏刀頭現刀擡 够奔張大爺分心就點 張星垣往旁

一閃 李忠廷把刀纂抽回來 用刀頭斜風掃月 奔脖井穴就砍 張星垣藏頭縮頸式 往下

一哈腰躲開了大刀 然後進身抬步 用自己的刀够奔李忠廷就扎 二寨主趕緊往旁邊一閃

這個時候傳鑼的聲音可就大了 就見由對面縱過來兩條黑影 頭裏這條黑影手擎托天叉

(4)

乃是那雙頭烏鴉徐萬年 後面那個人揸五雲噴火筒 懷捧雁翎刀 正是那汪洋鳥徐萬長

這兩個個人自從白晝之間 三哥徐萬豹被張星垣殺死 張鐸把張星垣放走 這兩個人是敢怒

而不敢言 只得跟張鐸討了一口棺材 綠林道的人 也不用停靈 裝殮好了 找了個地方

一埋 又買了些個紙錢 在坟前一燒 弟兄二人也就是慟哭一場 全都辦完了 天已然黑

後了 這二人回到自己屋中 將然歇息了一會兒 這個時候 就聽見東後寨有傳鑼的聲音

弟兄二人 算計着十成有八成 許是張星垣夜探龍泉溝 遂各取軍刃暗器往後就跑 來到

集 後面一看 嘍兵早已掌起燈籠火把 一看來人 正是張星垣 這叫仇人見面 分外眼紅

雙頭烏鴉高聲喝喊 說李寨主你且退後 這段事你交給我們哥兒兩個辦吧 說着話擺叉够

女 奔張星垣胸前就是一叉 張星垣用刀背 把叉磕出去 徐萬長擺刀在後面就砍 張大爺聽

見後面金刀劈風聲音 低頭哈腰 把刀躲過 然後捧刀就扎 徐萬長借勢往外一竄 用左

七 手一拉噴火筒上的千斤繩 火筒上的火門 鋼條一擦 嚇楞一聲 立刻着起然後用犀牛望

貞 月的架式 自己把頭扭過去 火筒對准張大爺頭上就打 張星垣一看 火打來不過略躲遲

了一點兒 火已然燃着了罩頭絹帕 張星垣將然用手一拍火 沒留神 徐萬年過來 照定

七 張大爺跑前就是一叉 嘍吱一聲 扎穿了五個窟窿 疼的張星垣撒手扔刀 將身跌倒 雙

頭烏鴉這小子 素常生性就狠 他趕過去 雙手擎住叉柄 在張大爺肚腹上面來回一繞

集 五臟六腑完全破碎 張星垣早已氣絕身亡 可惜張星垣一輩子忠忠厚厚 竟遭了這樣慘死

下文書另有表白 且說汪洋鳥徐萬長一看他哥哥得了勝 趕過來 舉刀就要斷張大爺的

首級 這個工夫後面有人踹了他一脚 他站立不穩 翻身栽倒 站起來回頭一看 非是別

人 正是本山的大寨主墨麒麟張鐸 懷抱雙鞭 咬牙忿恨 說道徐氏弟兄你們太已難為情

了 我告訴你們張星垣是我的好友 你們今天偏々下此狠手 一又將我的好友殺死 說到這裡一回頭叫嘍兵拿繩子 把他們兩個人 全都給我捆了 大刀李忠廷叫了一聲大哥你先別忙 這段事雖然怨徐氏弟兄 從中也不能說一面理 也然星垣他自取死道 既然是朋友就不應該夜探龍泉溝 再說當初咱們哥兒兩個在此佔山之時 山寨裡面清清楚楚 就從打你的這位老師銀頭鳳他老人家一來 這個山上就亂起 又加上這徐氏弟兄 更亂的厲害了 依我說人死不能復生 爲珍珠燈這場事 既然得罪了官面 就不必再得罪同道的了

集 張鐸聞聽 仍然是怒氣不息 就在這個工夫 銀頭鳳李陵達叫了一聲張鐸 無論如何今天你看在師傅面上 不可殺他二人 你今天高高手把 將他二人饒恕了吧 墨麒麟張鐸一聽師傅也在旁邊 也給他們二人講情 張鐸這才無法 遂說道 看在老師的面上 暫記你二人大過一次 下次在我的山中敢傷損人命 亂刀分屍 誰說也不成 張鐸說到這裡把雙鞭往地下一扔 走過去抱住張星垣的死屍 放聲就哭 叫了一聲你可是哥哥的好兄弟 你悞聽他人之話 受了黃天霸的主便 沒想到在此處遭了這樣毒手 也怨哥哥我遲來一步 張鐸一面哭着 一面叫嘍兵 上前應把我的新衣服袍套靴帽全拿來 就勢再取一床新被 這撥人前去取東西 又吩咐伙夫 打來涼水 把張大爺的衣服脫下來 將身上的血跡 全都冲淨了 就用他身上的衣服扯開了 把身上的傷痕全都纏裡起來 嘍兵把新衣服取來 給張大爺穿戴齊畢 然後把被鋪在地下 將張大爺往上一放 倆邊一窩捲好了 張鐸把自己

集 的絨繩解下來 把他捆好了 然後取來紙筆墨硯 寫了一個字柬 寫的是張星垣屍身全具 注明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時 因何故身死 寫了個清々楚々明々白々 然後才叫嘍兵把屍首抬起來 够奔西跨院 打算把他跟夏大爺放在一處 張鐸拾起雙鞭頭前帶路 嘍兵抬着

死屍在後向跟隨 將然來到西跨院 這個角門子 就聽裏面有人口操南音 說唔呀好張鏗

你害苦了我夏天雄了 張鏗聞聽這個聲音 就是一怔 趕緊留神往對面一看 頭前站着

一個人 正是安良義士亞李靖夏天雄 旁邊還有兩個小腦袋瓜 右邊這個可就是該諧鬼趙

璧 右面正是長臂童子黑士傑 他們爺兒兩個 因何至此 自從張星垣由公館一動身 趙

璧知道賊心過狠 恐怕張大爺此去遭了不幸 不過在人前說話 大家全都不信服他 他這

才一賭氣子自己就出來了 他徒弟黑士傑知道 老師出去一定有個見解 他遂也隨在背後

走出了公館 趙璧回頭看了看 叫了一聲士傑你看見了沒有 你張大叔這一去 恐怕有性

命之憂 咱們師徒是盡交友之道 咱們在後面跟隨能攔則攔 若不能攔 咱們暗中保護他

也就是了 士傑點頭 爺兒兩個回到公館 把軍刀暗器帶好 跟隨張大爺後趕够奔龍泉

溝 總離兩三丈遠 不拘怎麼用心也不讓張大爺看見 張大爺進山之時 他們爺兒兩個

可就進入樹林上樹藏躲 容着張大爺又出來 在大樹底下坐着 這司徒可就商量了 依着

黑士傑把張大爺叫過來問問是怎麼回事 趙璧搖頭說不成 人家張大爺自從交的黃天霸

拿着咱們爺兒兩個不當人 看他這個意思 大概是等到夜晚 要暗探龍泉溝 等他要去了

咱們在後面跟隨就是了 倘若該着咱們爺兒們走運 就許將珍珠寶燈盜出來 回到公館

慶功 那可是高官得坐 駿馬得騎 要知趙璧跟黑士傑怎樣入龍泉溝搭救安良義士夏天雄

集 趙璧黑士傑 爺兒兩個正然商量 這工夫張星垣站起來脫下大褂來 抖手一扔 趙璧

用脚尖在樹上接住 心說張星垣他一看大褂沒落下去 他必然回頭看看 沒想到人要該死

他是全都不顧 趙璧賭氣子 將大褂扔給黑士傑 士傑圍在腰內 爺兒兩個由樹上下來

暗含着跟隨張大爺 來到東墻下 張星垣緊身上的絨繩 趙璧可就明白了 知道他要由

東面而入 這爺兒兩個可就順着南面繞到西面去了 由西面牆上去 就聽東面鳴鑼 心裏明白准知道是張星垣跟人家打起來了 他也并不多管 由打牆上跳下去 黑士傑後面跟隨爺兒兩個各處探聽 無心中走到了西跨院 看見裏面有燈光烟灼 躡足潛踪來到窗台下 就聽裏面有人說話 說二哥咱們這個差使 這叫冤孽差使 就聽有一個啞噪的聲音問道 老三你怎麼說 咱們這個差使 是冤孽的差使呢 有人說二哥你想想 要是看守死屍頂多不過看個三天五日也就埋了 再說就是不理 那死人不過是躺着就行了 也不用咱們伺候他 這個人他也不死不活 每天還得喂他兩頓人參粥 喂多不成 喂少不成 喂的多 咱寨主說火大 喂少了又怕餓死 昨天不成想多喂他點兒 誰也不知道 再說這個人他也不曾說話 沒想到寨主來到這裏 一看他也不是怎麼知道的 他說我多喂了兩勺粥 再說我也糊塗 我常聽人說 這位夏天雄跟大寨主是過命的交情 他現在可叫人家在這裏受罪 趙璧一聽 夏天雄三個字 隨着一縱腰用胳膊肘跨着後窗台 窗戶上並沒糊窗櫺紙 全都是窗門 裏面又點着明亮的燈籠 由外面往裏看 看得非常明白 趙璧往裏一看 就是迎着面一盞蠟燈 在八仙棹上放着 燈旁放着有小鍋小炭爐 旁邊還有什麼象牙筷子銀勺等物 桌前有兩個人 一個站着 一個坐着 年紀都在四十多歲 穿章打扮 都是嘍兵的模樣 在東面放着一張躺椅 椅子上坐的正是夏天雄 這個工夫兩個嘍兵還接着說話 說活了個那 這麼大年紀 我沒見這麼大的人參 你看這上頭都長了血線了 可見得這個油性大了 聽人說參够七兩就算是至寶 我看這個人參 大概成了寶啦 旁邊那個人說 你就別說閒話了 我心裏亂着呢 因為這些個事 我都不明白 你說這兩丸藥也新鮮 一個黑的在鼻子孔裏 那個紅的托在手心裡 就彷彿像用線穿着一樣 紅的一拿開 黑的就

掉下來 我問過大寨主 這個藥叫什麼名 大寨主他老人家 不告訴我 趙璧在窗戶外頭一聽 不由就吓了一跳 因為他闖蕩江湖一輩子 對於這些個離離奇奇玩藝 差不多他全明白 他一看就明白了 這個藥名目叫五鬼離魂丹 不由咬牙暗恨 心說夏天雄 可惜你一輩子 好交朋友 怎麼會交這樣無義之友 心裏想到這個地方 慢慢跳下來 又繞到前面 找了個清淨所在 他問黑士傑 你有什麼法子 用個調虎離山之計 將看守之人 調出來好搭救夏大爺 黑士傑說道 我學姑娘說話 就把他們哄出來了 趙璧聞聽心中暗笑 擺手說道 那可不成 人家山寨裡面 原來就沒有婦女 回頭人家拿你當妖精 再把你打死 黑士傑說道 師傅那可就看你的了 趙璧微然一低頭 這才伸手由兜囊之中摸出一個硫磺彈來 一哈腰就在地下 隨便畫了一個聚寶盆 跟着用火摺子一晃 刷的一聲把聚寶盆就點着了 跟着爺兒兩個打墊步 往房上一縱 說時遲那時快 爺兒兩個躲在房上暗地觀看 本來院裏頭漆黑 忽然一亮 隔着窗戶一看 就像打了一個閃一樣 錢二趙三他們兩個人正然商量着要偷人參 猛然間一看 這個光亮 二人趕緊到外面來觀看 這兩小子 不看則可 真樂得拍手打掌 互相叫哥哥兄弟 這才叫財找人 那位說 綠林道難道不明白麼 這些個嘍囉兵 他們又不是做賊的出身 不過是爲窮所擠 他們那裏看見過這個 自然覺着新奇異怪 兩個人手舞足蹈跑到跟前 這個時候 硫磺早已燃燒完了 光亮已無 那一個說 你快去找把鐵鍬跟鎬 我在這裡用腳踩住了 回頭咱們就挖 只要得着金銀財寶 咱們二人是二一添作五 二人平分 不說這兩個小子 在那裏犯財迷 單說趙璧由房上跳下來 够奔屋中 就是這麼快 還晚了呢 黑士傑早已來到屋中 正然站在棹前 往懷中揣人參呢 趙璧一看 心說這小子他比我還快 老趙是救人要緊 來到夏大爺

的近前看了看 不錯黑紅兩個藥丹 正是五鬼離魂丹 趕緊伸手拿下來用紙包好 到了後文書 連環套盜御馬 拿寶二塾的時候還有大用 此時暫不多表 且說趙璧將然把藥接起來 就看夏天雄伸懶腰打哈欠 二目睜開 就如同醉酒乍醒的意思 一看趙璧站在面前 遂叫道趙璧你這是由那裡來 老趙說道 你快起來吧 你想想坐的這是什麼地方 夏天雄聞聽 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 回想已往之事 可就明白了 這才口操南音咬呀這是張鐸害了我了 趙璧說道 你先別嚷外面有兩個嘍兵在那裏犯財迷 挖聚寶盆呢 讓他們聽見可就 就有性命之憂 夏大爺活動活動身上的麻木 然後伸手 摸身上的零碎 以及自己的軍刀 練子雙劍一樣不短 要說這個藥做的可算真好 人參補氣 精神一點兒也不傷 身上不過略有一點兒麻木 站起來略活動 立即復舊如初 趙璧說道 夏大爺此處乃是虎狼之窩 是非之地 不可在此久居 說着黑士傑已然把人家參等物 全都帶在懷中 三個人全都往外走 那兩個嘍兵犯財迷 挖了半天 也沒挖出聚寶盆來 累了一身臭汗 將然要進屋歇息 就見裏面有人影晃搖 趕緊問屋裏是誰 趙璧答言是我 隨着聲音他已然縱到了外面 嘍兵就在一怔之時 趙璧趕過去一刀一個將二人全都殺死 爺兒三個將然要闖出西跨院門口 恰巧正趕上墨麒麟張鐸押着張星垣的死尸 够奔西跨院 兩下裡走了個碰頭 夏大爺看見了張鐸 二目一瞪 高聲罵道 張鐸無義的小輩 姓夏的跟你交朋友 拿你當了手足一般 沒想到用酒把我灌醉 這般陷害於我 說着話伸手由打腰間取出自己的軍刀 花楞々一抖 叫了一聲張鐸我跟你一死相拚 張鐸一看 趕緊把身形向旁裡一竄 用手指着蒼天 叫了一聲大哥 小弟我若心懷不良 蒼天可鑑 至於大哥被難受屈 我是有我的少隱情 夏天雄說道 有什麼隱情 你快說 張鐸聞聽 雙目一皺 叫了聲大哥 這個事

夏大爺回頭又叫了一聲張鐸。今日出離了你的龍泉溝，咱們改日外頭相見。張鐸並不答

言。此時趙璧跟黑士傑師徒在頭前緊走。夏大爺在後面跟隨。緊後頭就是墨麒麟張鐸懷

中抱雙鞭，慢慢的跟隨。趙璧在頭前有時候出入門口，將道路走錯了，從中有嘍兵指引，

後不讓往錯上走。轉眼之間，就送出了頭道寨的柵欄門。夏大爺向趙璧說道：你們爺兒兩個

回公館，給大人送信。我夏天雄就在此處，跟此無義之賊拚了命了。張鐸抱着雙鞭連連拱

手，叫了一聲大哥，咱們哥兒兩個無仇無恨，你老不可過於生氣。從此你老請回。小弟還

五要有事拜託，你老叫施不全手下那個黃天霸快快的到我龍泉溝，容着我跟黃天霸賭鬥之後，

張鐸一定够奔你老的府上請罪。到那時不怕你老把我一刀結果性命。張鐸不但不恨你意

女狠心毒，並且還含笑九泉。大哥你老就請回吧。夏大爺那個意思，還要趕奔近前跟張鐸動

七手。張鐸說道：你老人家不必動手，再要不走，便有性命之憂。說着話就見他用手中雙鞭

貞向着寨門一敲，隨着裡面有無數的嘍兵，懷抱槍刀，如狼似虎，往外就闖。趙璧一看，叫

了一聲我的媽呦，這要是被人圍上，想逃萬難。夏大爺明白張鐸他這並非是真追，好叫我

七們快走。趙璧心急在頭前緊跑。夏大爺無法，只得在後壓着步往前走。正然往前走，黑士

傑一看前面的石橋，在橋的旁邊明亮亮的槍刀，不亞如森林相彷彿。但見軍刃，可是看不見

集人。黑士傑高聲說道：老師呀，你看那裏成了槍林刀山了。這爺兒兩個，胆量最小，回頭

又往回跑。夏大爺問你們爺兒兩個不往前走，爲何回來。趙璧說道：夏大爺壞了，前面有

許多刀槍，沒有人不知道那是什麼原故。夏天雄聽罷，一看果然橋下密雜雜的槍刀，微微

的動晃。夏天雄向趙璧道：你看見了沒有？當然有人，要不然爲什麼這些個刀槍，他會動

(11) 呢。說着話緊走幾步，到了趙璧頭裡，後面張鐸把一個勁的追趕。夏大爺擺軍刃來到橋上，

實在是一言難盡 你要打算成全我 請你從此快走 單等我把首尾各事 全都辦理清楚

小弟我必然到青竹塘草善莊 你的貴府高廳 檣荆請罪 夏大爺一聽張鐸所說之話 分明

是當面支吾 並沒有情理之話 不由得氣往上一撞 叫了一聲無義的張鐸 休得在我的面

前花言巧語 今天我不把你結果性命 怎能消我胸中的惡氣 說着話 花楞楞一抖雙劍

後 够奔張鐸搜頭蓋頂便砸 張鐸趕緊往旁邊一閃 換步一縱 縱出去足有一丈多遠 叫了一

聲恩兄 休要動武 細情一時之間 實在說不清楚 請想小弟要是有害你之心 爲何我不

用刀將你殺死 何必還用藥呢 我是實受我師傳所託 這叫騎虎難下之勢 此時不便明言

五 日後必然將底裏情由 跟恩兄說明 小弟我說這句話 你可別過意 你說要打算動手

女 小弟我在我的龍泉溝裡面 這就叫人多勢衆 常言說的好 好漢打不出村去 話雖然這麼

七 說 我張鐸已竟就對不過恩兄的地方很多 至於關上門打朋友 這個事我可不辦 咱這麼

辦罷 你實在非要用武不可 也請你出我的龍泉溝 夏大爺還要捧劍往前動手 黑士傑在

後面 口操京東口音 叫了一聲夏大爺呀 你老人家有全身武術 動手毫無所懼 再說不

論輸贏 看他情形 在此山裏頭他也不害你 要講到動手我們爺兒兩個沒有能耐 被獲遭

七 擒 更是活不了 我求你老行點兒好 你先把我們爺兒兩個送出去 然後你老再回來跟他

們動手不遲 夏大爺聞聽 哼了一聲 真乃是貪生怕死之輩 黑士傑說道 得了夏大爺

集 要不貪生怕死 還央求你老幹什麼呢 連趙璧在旁邊 也說夏大爺你老快救命吧 張鐸看

着心中納悶 心說這倆個小腦袋瓜 他們在那裏來的呢 要是依着徐氏二鳥 過來亮軍刃

就要拚命 被張鐸全皆攔住了 夏天雄生平不是糊塗之輩 一看張鐸這份舉動 就知道

從中一定有了左右爲難的事了 自己一蹶脚幌動雙劍 叫了一聲趙璧你們爺兒兩個頭裏走

一聲喝 什麼人大胆竟敢前頭攔路 就聽石橋旁有刀槍聲音 然後花啦站起一片人 爲首之人 哈哈大笑 遂說道 我以爲趙璧他有多大胆子 就是這麼點小事 就把他吓壞了

夏大爺仔細一看 說話的正是神眼計全 對面站的正是黃天霸 在天霸左面這一排 站的打虎將小玄壇馬元雄 大漢孫琪 鎮鐵塔王英傑 銀鞭小太保吳玉傑 右邊這一排 張星霸

後石世奎 尚廷尚義 傑秦文冤 秦文緣 趙璧看罷 一躍腳說道 你們吓着我了 到了這個時候 你們還鬧着玩 你們這是由那裏來 天霸說道 你要是問我們由那裏來 這個話

集可就長了 從張星垣張大爺走後 一點名 沒見你們爺兒兩個 還是計大哥說的 一定是你們上了噴泉溝了 我們跟石大爺一商量 這才二十五位一同前來 其餘的人位 全都留

女下看守公館 這句話沒說完 就聽嘯咭咭一棒鑼響 因爲天霸在橋上跟趙璧等說話之時 有精明的嘍囉兵一看 趕緊回稟張鐸 說道 黃天霸帶領衆官人 已然來到橋上

七張鐸也看見了 他這也叫藝高人胆大 吩咐一聲鳴鑼 聚齊本山衆人 跟天霸等一死相拚 貞要緊的人就是大刀趙忠廷 跟銀頭鳳李陵達 李忠廷着急怕這座龍泉溝保守不住 此山

若丟失了 自己連立足之地也沒有 李陵達恐怕張鐸不是官人敵手 倘若打了敗仗 自己七怎能對得起徒弟 他這才懷抱亮銀護手鈎 首先往前闖 此時天霸大家早已走過了石橋

聽傳鑼 衆人就够奔前來 一邊往前走着一邊問夏大爺 天霸說道 夏大哥你老爲什麼三集四天的工夫 不給我們送信 夏天雄就把來到龍泉溝被賊用藥治倒 前後的話草草的一說

末了說還有一件要緊的事 張星垣張大爺性命還不定怎麼樣 計全說道 你們先別說閒談了 賊人全都上來了 這一句話不要緊 大家一看果然有一個老賊 懷抱雙鈎 銀錘無敵小太保吳玉傑 手擎雙錘來到了當場 高聲說道 老匹夫 休要逞強 今有蘇州府的官

人 特來拿你 說着話掄雙鞭撲奔銀頭鳳蓋頂便砸 銀頭鳳李陵達乃是著名的武術 在玉泉山除去金頭鳳 就得讓李陵達 他一看鏢到 身形一閃 用雙鉤够奔吳玉傑雙脇便搭 兩個人抽錘換鉤 打在一處 也就在四五個照面 吳玉傑用了個黑虎掏心之法 李陵達用了個白鶴雙換翅 左手鉤往上右手鉤落下 吳玉傑把上面的躲開 下面股上 被人家搭了一鉤 連褲帶肉刺了一道血條 痛的他吱啣一聲 退回了本隊 黃少傑一看 盟弟受傷 不用得心頭火起 擺手中厚背雁翎刀 往前就竄 李陵達把手中雙鉤 作出來蒼龍出水 的架勢 說了一聲對面的娃娃少往前近 通報你的名姓 少傑說道 問我你聽真了 左女臂花刀賽羅通黃少傑 就是你家小太爺到了 李陵達聽罷 說道你這無名小輩也敢前來會我 恐怕來時有路 去時無門 說着話趕緊過來先用左手鉤一晃 右手鉤够奔少傑肩頭便落 黃少傑知道這種軍刃厲害 往旁邊一閃 進刀分心就扎 李陵達用左手鉤 找他的刀 少傑趕緊把刀往回一撤 乘勢用了個掃牌腿 李陵達跳起來用雙鉤接架相還 少傑自知右手刀不能取勝 趕緊把刀往左手一換 李陵達還以為他要發暗器 心裡頭一加小心 可就上了他的當了 這就應了他那個外號了左臂花刀 共有十八齣 上下翻飛 如同蝴蝶門 艷 又似飛燕穿梭一般 李陵達本來就上了幾歲年紀 不由得二目繚亂 就蹲左臂刀到了集 十四式 往前一竄 右手登鏢 刀鏢一齊來 李陵達要是躲刀 就得挨鏢 躲鏢就得挨刀 只可以躲刀 挨鏢 皆因刀 刃上 就有性命之憂 鏢打上不過就是一個窟窿 他這一躲刀 黃少傑抖手一鏢 正打在老頭子左肩頭上 痛的他吱啣一聲 退回了本隊 大刀李忠廷一看銀頭鳳身帶鏢傷 不覺氣往上撞 雙手一擎三停偃月刀 來到當場 高聲罵道 黃天霸 你要有能耐 你自己前來受死 賊人這句話未能說完 在旁邊怒惱了賽靈官何玉霸

擺手中雙鞭 來到當場 向着黃少傑 說道師弟你先休息休息 我拿這個匹夫 這小子

還是真怔 掄手中雙鞭够奔李忠廷就砸 李忠廷橫刀杆就接 就聽咚哪咚哪 兩聲響亮

何玉霸撒鞭 李忠廷抽刀 兩人打在一處 暫且不表他們二人在一處動手 單說左臂花刀

黃少傑 累的渾身是汗 遍體生津 自己慢慢的退回來了 黃天霸一看 趕緊把自己一塊

後 川綢的手絹扔了過去 黃少傑接了手絹擦了擦汗 就把手絹帶在腰間 黑士傑在旁邊看着

眼熱 叫了一聲老師呀 你看見了沒有 黃少傑累了一身汗 黃老叔趕緊給了一塊綢子擦

汗 那一天我差點兒沒累死 你也沒給我一塊手絹 趙璧道 你真手絹 我連包脚布都沒

五 有 天霸一看陣上 賽靈官何玉霸被李忠廷用刀篡點傷了大腿 一攔一顛跑回了本隊 天

女 霸着急將要前闖 就聽後面有人高聲喝喊 叫了一聲老兄弟且慢 這個小事 我就辦了

七 天霸一看 前跑的是鎮八方巡江小太尉張景雄 後面抱着扑刀的是飛天大帥劉耀雄 這二

人 自從淮陰山給大人送行 爲什麼到了今天才出世 皆因爲追趕自己胞兄張景隆 追過

貞 了山崗 直追到北京城施侯府 見了老管家施慶 才知道連大人帶珍珠寶燈 全都沒回來

張二爺就知有了差錯了 這才由北京城沿路往回翻 走到了黃堡口見着衆人 把從前之

七 事一說 才知道夏天雄 單身進龍泉溝 數日不見信息 星垣張大爺前去探聽 衆人不放

心 天霸才頭打龍泉溝 這哥兒兩個暗說 我們兩個人 真成了搭橋趕船 還是非要立點

集 功不可 又搭着胞兄跟隨天霸到龍泉溝去了 二人遂由公館起身趕奔前來 到了這裡 正

趕上何玉霸敗陣下來 張二爺這才答話 叫老兄弟不要着急 我二人來了 張二爺來到當

場 並不答話 來到切近 抖十三節枯骨鞭 够奔李忠廷就纏 李忠廷原是武舉出身 所

會的都是弓刀箭石 對於綠林道本領一招也不會 這種鞭應當閃 他可沒有 他用大力杆

往外一架 這個鞭的鞭練子正打在他的後脊背上 好在他的皮粗肉厚 就是打上有點兒疼 他也不在乎 摘開了鞭 藏刀頭現刀纂撲奔張景雄 胸前便點 景雄往旁邊一閃 李忠廷把刀抽回來 將要翻刀往下劈 刀還未能劈下來 咬啣了一聲 怎麼砍下來 人家沒有受傷 自己倒咬啣了一聲 原來被飛天大帥劉耀雄打了他一低頭緊背錐 不但打中了腮幫子 連牙也傷了 疼的咬啣一聲抱刀就跑 一邊走一邊往下拔這個錐子 拔的時候沒留神 未免吸受了涼風 到了明天 這個腮幫子可就腫了 不提李忠廷 淨提張景雄 自己扎撒臂膀 在當場一站 右手擎着這條鞭 不亞如銀龍相彷彿 用左手點指 叫龍泉溝爲首之人 前來答話 墨麒麟張鐸一看這也就是無法 只得抱着雙鞭竄了過來 並不答話够奔張景雄便打 景雄往旁邊一閃 用十三節鞭接架相還 雙鞭如同雙龍擺尾 十三節亮銀鞭施展出來 好似銀蟒纏身 那才叫棋逢對手 正在不分勝敗的時候 劉耀雄擺軍刃相助 雖然倆個人戰一個 怎奈張鐸實在訪過明師 投過明友 那個招數出來非常敏捷 左手鞭傷了景雄的前胸 右手鞭打中了耀雄的後背 兩個人雖然不能當時就敗下來 怎奈身上帶了七傷 竄蹦蹦跳躍 不大什麼便當 夏天雄跟天霸說道 你看見了沒有 這個就是無義的朋友 墨麒麟張鐸 天霸聞聽 勃然大怒 高聲喝喊二位兄長閃過一旁 待小弟拿這個無義的匹夫 耀雄景雄借勢往旁邊一竄 天霸擎刀迎將上來 張鐸他不認得天霸 遂問對面來者何人 天霸道 既不認得把腳站穩了 要你細聽 太爺祖居紹興人 望江崗緊對傑義村 姓黃雙字名天霸 美號羅成到處聞 十二金鏢發必中 甩頭一子嚇鬼神 單刀專斬敵人首 仗義疎財保忠臣 張鐸一聽 概不由已說了一聲小畜牲 我今天可遇見你了 說着話用手 中雙鞭上使插花蓋頂 下用枯樹盤根 天霸一看知道這小子下了毒手 往旁邊一閃 遞刀